

唐宋时元宵节曾是法定假日

元宵节之称始于唐代,宋以后沿用不改。作为中国传统节日之一,元宵节最晚在唐代已经成为国家的法定节日。

多重渊源

最早记录元宵节内容的书籍是《荆楚岁时记》,作者宗懔,时间是555年。

《荆楚岁时记》关于正月十五的记述是:正月十五日,作豆糜,加油脂其上,以祠门户。其夕,迎紫姑,以卜将来蚕桑,并占众事。

从《荆楚岁时记》的记述看,当时节日活动,分白天、夜晚两个时段,白天“祠门户”,晚上“迎紫姑”。元宵节给人印象更突出的是晚上的庆祝,但从《荆楚岁时记》中,还看不到类似的行动。迎紫姑,似乎是静悄悄的活动,看不到后来那样的灯火辉煌。

到了唐初,根据《艺文类聚》的记述,开始出现了夜晚观灯的内容。为什么会有“观灯”,后来的人们已经失去记忆,推测这一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,一说是来自汉代的“太一”祭祀,一说是来自西域的佛教燃灯。后者,经常引用的经典是唐玄奘的《大唐西域记》。

元宵观灯的习俗来源,已经不能清楚说明,但隋炀帝留下一首《正月十五夜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》诗:“法轮天上转,梵声天上来。灯树千光照,花焰七枝开。月影凝流水,春风含夜梅。幡动黄金地,钟发琉璃台。”灯火辉煌的夜晚,建筑了专门的设备,法轮、梵声无疑都是佛教的意向。这说明,至少隋朝已有正月十五夜观灯,而隋炀帝显然是从佛教视角看待这个观灯场景的。正月十五是道教的“上元日”,《旧唐书》记载,景龙四年的“上元夜,帝与皇后微行观灯”。《开元天宝遗事》也记载:“杨国忠子弟,每至上元夜,各有千炬红烛围于左右。”正月十五夜观灯,与道教或许也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。

快速发展

元宵节最初是以地方节日的面貌呈现的。所谓节日,当然符合岁时活动的特征,每年重复进行,内容相对稳定。南朝梁陈时期,已经存在正月十五晚“燃灯”的观灯之俗。

宋敏求所著《春明退朝录》,记载梁简文帝有《列灯赋》、陈后主有《光壁殿遥咏灯山诗》,都是上元夜的背景,唐以前岁不常设,至宋初……冠于前朝。由此看来,在南朝时期,元宵节主要是南方的节日,从梁朝、陈朝皇帝都有诗歌咏咏的事实来看,最高当局已经参与到元宵节之中,说明此时已经脱离了民间的性质。作为地方风俗存在的元宵节,开始脚步已经无从寻觅。《荆楚岁时记》标志着第二阶段的开始,这个节日已经进入文献的视野。而南朝皇帝们的作品,证明节日文化正在升级发展。

与此同时,北朝的正月十五,又有什么举动呢?《隋书·元胄传》:“尝正月十五日,上与近臣登高,时胄直上,令驰召之。及胄见,上谓曰:‘公与外人登高,未若就朕胜也。’赐宴极欢。”隋文帝



与近臣登高,元胄没有参加,他正在“与外人登高”。皇帝特地请他来一起活动。正月十五登高,是当时比较普遍的活动。登高、宴饮,似乎是正月十五的传统内容。不过,到了开皇十七年,隋文帝公开禁止正月十五的节庆活动。此事发端于御史台的副长官柳彧,他认为正月十五的“都邑百姓”庆祝活动,浪费财产,败坏风俗,建议取缔。隋文帝赞成并执行。其实,当时正月十五的百姓庆祝活动,并不局限于首都,柳彧的报告就提及“外州”。

不久以后,当隋炀帝执掌国家的时候,元宵节获得了皇帝大力推动。隋炀帝确切恢复正月十五的庆祝活动的时间并不清楚,但是《隋书·音乐志》的记载还是十分具体生动的:

每岁正月,万国来朝,留至十五日,于端门外,建国门外,绵亘八里,列为戏场。百官起棚夹路,从昏达旦,以纵观之。至晦而罢。伎人皆衣锦绣,缀彩。其歌舞者,多为妇人服,鸣环佩,饰以花毼者,殆三万人。初深京兆,河南制此衣服,而两京缙绅,为之中虚。

(大业)三年,驾幸榆林,突厥启民,朝于行宫,帝又设以示之。

六年,诸夷大献方物。突厥启民以下,皆国主亲来朝贺。乃于天津街盛陈百戏,自海内凡有奇伎,无不总萃。崇侈器玩,盛饰衣服,皆用珠翠金银,锦属撒绣。其赏费巨亿万。关西以安国、康国雄总之,东都以东王、暹总之,金石匏革之声,闻数十里外。弹弦振管以上,一万八千人。大列炬火,光烛天地,百戏之盛,振古无比。

前文说到“每岁正月”,之后分别提及三年与六年,那么三年之前只有元年、二年,而又有“每岁”这个概念,可以认为只有从元年才开始合适。元年自然是大业元年,即605年。观察这段文字,很明显,庆祝活动明确在晚上进行,这便是“从昏达旦”。万国来朝,应该是参加元日朝会的,为什么要留至十五日,似乎就是为了继续参加元宵的庆祝活动,“至晦而罢”,竟然进行了半月。

不仅如此,隋大业六年“突厥启民以下,皆国主亲来朝贺。乃于天津街盛陈百戏,自海内凡有奇伎,无不总萃”。结合《炀帝本纪》,我们发现,竟然也是正月十五的故事:

六年春正月……丁丑(十五日),角抵大戏于端门街,天下奇伎异艺毕集,终月而罢。帝数微服观之。

又是一次连续半月的庆祝活动。如果仅仅是外交作秀,实在无法想象,一定有民间力量参与其中,或者是借助长安日益成熟的节日庆祝实现一定的外交目的。史书强调隋炀帝的外交作秀,用意在于批判。其实,从节日的发展来看,正是这个时期,元宵节进入了成熟期。

如此,元宵节就从一个地方性、民间性的节日提升到了国家节日的高度。“自是每年以为常焉”,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。

从隋炀帝开始,元宵节的国家化正式起步,待到最后完成,还有一段路要走,直到唐玄宗时代来临。南北朝时期元宵节作为民间节日已经存在,在南朝甚至皇帝也参与其中。隋朝文帝时期,元宵节在长安已经拥有良好基础,并且发生明显的变化。文帝时虽然小有挫折,但到炀帝时期则获得巨大发展,而在统一国家首都的发展,为进一步的律令化打下深厚基础。

成为法定假日

唐代皇帝似乎格外钟情于元宵节。中宗、睿宗和玄宗都是其中的代表。《大唐新语》是如此记载的:

神龙之际,京城正月望日,盛饰灯影之会。金吾弛禁,特许夜行。贵游戚属,及下隶工贾,无不夜游。车马骈闐,人不得顾。王主之家,马上作乐,以相夸竞。文士皆献诗一章,以纪其事。作者数百人,唯中书侍郎苏味道、吏部员外郎郭利贞、殿中侍御史崔液三人绝唱。味道诗曰:“火树银花合,星桥铁锁开。暗尘随马去,明月逐人来。游伎皆秣李,行歌尽落梅。金吾不禁夜,玉漏莫相催。”利贞曰:“九陌连灯影,千门度月华。倾城出宝骑,匝路转香车。烂熳唯愁晓,周旋不回家。更逢清管发,处处落梅花。”液曰:“今年春色胜常年,此夜风光正可怜。鹄鸽楼前新月满,凤凰台上宝灯燃。”文多不尽载。

南极长城站创建往事

今年2月20日,是南极长城站落成36周年,亲历我国首次南极考察,见证长城站落成的大连海洋专家陆德教授,为大家讲述我国首次赴南极科学考察的难忘往事。

最在严峻的重南极科考起航仪式

1964年,我国设立国家海洋局,把科研领域伸展至海洋。1974年,参加过“一二·九”运动的清华学子罗钰如调到国家海洋局,殚精竭虑海洋事业,积极推进南极科考工作。1977年,国家海洋局提出了“查清中国海,进军三大洋,登上南极洲”的宏伟规划,开启了南极科学考察的序幕。

1984年1月,罗钰如亲自到南极实地考察,乘坐雪地履带车和极地科考船9000多公里,证实中国完全有能力建设科学考察站,回国后起草了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、解放军海军、国家海洋局的联名报告,“建议尽快进行中国首次南极考察”。6月25日,国务院批准了我国首次赴南极考察和建立长城科考站。由此派遣“向阳红10号”“J121”号以及“南极考察队”“南大洋考察队”进行科学考察,迈出了中国南极科考第一步。

1984年11月20日,“625”编队从上海高桥码头起航。在军乐声中,海军、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和国家海洋局的领导将一面五星红旗、中国南极“长城”站站标和邓小平同志的题词交给编队领导。

10时整,“625”编队驶离码头,上海港实施临时封江,只有“向阳红10号”“J121”号在巡邏艇引导下航行在黄浦江上,沿江轮船鸣笛致敬,江边人民挥手送别,考察队员人潮澎湃,含着泪花举手敬礼,“再见,祖国!再见,上海人民!”一位老引航员回忆:这是黄浦江历史上最为壮观、隆重的起航仪式。

抛下“南极第一锚”

海军“J121”船在航途中抵达了世界最南端阿根廷的乌斯怀亚港,当地海军基地司令爱德华多中校带领军队到码头迎接,热情地邀请中国海

军游览市容。驶离乌斯怀亚港时,基地空军司令驾驶一架桔红色军机在我舰上空盘旋、穿掠,不断摇摆机翼,表达特殊的欢送仪式。

在1985年3月返航途中,海军“J121”船访问了智利的彭塔阿雷纳斯港,引航员是一位海军上尉,他高兴地说:“第一次为中国海军引航十分荣幸,这里有好几位军官曾访问过上海,留下了美好的记忆,上海很漂亮,中国了不起!”

经过1个多月万里航行,“625”编队安全驶达南极半岛的民防湾,锚泊在这里选定站址,建设长城站和开展科学考察,能否安全抛锚成为完成这次任务的关键。

民防湾礁石密布,只有近岸几块不大的海底“脊背”上可以勉强锚泊,外侧陡深百米,是对操纵技术的严峻考验。指挥员、航海干部聚集驾驶台注视着这次抛锚操纵。驾驶台十分寂静,当听到航海长报告“锚位到”,船长下令“抛锚”,舰锚在轰鸣中砸入海底,听到舰首不断报告“方向正常,锚链吃力”,说明舰锚成功抓入了海底。

南极地图上第一个中国地名

中国是一个古航海国家,但在南极海图上却难觅一个中国地名。当我们驶进民防湾查看海图,填满了外国名字,如法尔兹海峽、纳尔逊岛、法尔兹半岛、科林斯港等,都是纪念外国航海家、探险家考察南极的贡献。

海域和岛礁命名,通常遵循“名从主人”原则,即使翻译也应尽量接近原文的读音,以表达对创造者的尊重。当我们选定长城站的站址,便将其附近的小海湾称为长城湾,一直沿用至今,在南极地图上第一次填上了一个中文名字,具有重要历史价值。

南极天气瞬息万变,风暴来临,巨浪骤起,背人伦,长此以往,世风日下,礼制大坏,人民将难以约束,国家将无法统治,最终会导致天下大乱。”高厚、崔杼等随声附和,也纷纷劝灵公下令禁止乱衣之风。灵公心不在焉,对此事并不在意,但碍于大臣们的情面,装模作样地说道:“好吧,就依众位爱卿所言,下令禁止女人乱穿男人衣服。”但也仅仅是一道禁令而已,灵公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。而且,那只是“只许州官放火,不许百姓点灯”,宫中女子照样以穿男装为乐,这又怎么能禁止宫外的女人着男装呢?临淄城中反而更加混乱,一些无耻之徒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抢掠甚至侮辱妇女。晏弱大夫再次向灵公进谏禁止乱衣之俗,灵公只好再次下令禁止女人穿男人的衣服。然而,既下了禁令,不能没有效果,那些无赖之徒反而打着禁止女子乱穿男人衣服的幌子,更加肆无忌惮地调侃那些穿男装的女子。其中最出名的是当时的几位重臣的公子,像右卿高厚的儿子高止,左卿崔杼的儿子崔成、崔强,大夫庆封的儿子庆舍等。

一日,灵公正与着男装的众妃子在后宫草坪上嬉戏。妃子们累了,假借灵公叽叽喳喳地说笑。这个说戏子的皮肤白了,那个说戏子的眉毛还应该再描得粗一些。粘在灵公身上的戏子突发



“J121”船经历了3次“拖锚”的险境。一天中午,大家正在甲板上松开绑扎,准备卸下建站物资,突然风力急剧增强到11级,“J121”船发生“拖锚”后向岸靠近,有人大喊“舰尾要触礁了!”幸好主机前动力阻止了后退,继而开始前进,此时舰尾离礁石不足20米,真是惊心动魄,由于正确操纵化解了触礁船毁的厄运。

军舰激烈摇摆,一旦甲板上的油桶碰撞起火,后果不堪设想。指挥员组织了20人的抢险队,冲

向甲板固定油桶和物资。军舰在海湾里机动十分困难,有被大风巨浪掀翻的危险,指挥员毅然决定驶出港湾到大海上去抗浪机动航行,整整和风暴搏斗了18个小时,才化危为安回到民防湾锚地。

长城湾岸边水浅,小艇无法靠岸,无法卸下建站设备。海军紧急组成突击队,跳进齐腰深的冰水,双手抡起铁锤,把200多根钢管打进海底。经过整整8小时的拼搏,建成了长27米、宽6米的简易码头,创造了奇迹。

中宗时期如此,睿宗时期也毫不逊色。《朝野金载》记载:

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五、十六夜,于京师安福门外作灯轮高二十丈,衣以锦绣,饰以金玉,燃五万盏灯,簇之如花树。宫女千数,衣罗绮,曳锦绣,耀珠翠,施香粉。一花冠、一巾帽皆万钱,装束一妓女皆至三百。妙筒长安、万年少女如千余人,衣服、花钿、媚子亦称是,于灯轮下踏歌三日,欢乐之极,未始有之。

这已经是十分热闹的景象了。到了玄宗时代,正月十五的活动皇帝依然兴趣盎然。《明皇杂录》载玄宗“每正月望夜,又御勤政楼,观作乐。贵臣戚里,官设看楼。夜阑,即遣宫女于楼前歌舞以娱之”。

元宵节成为国家的法定节日,就是在玄宗时期确立下来的。何以证明这便是法定假日的出现?唐代国家法定假日,有“假宁令”规定,《唐六典》卷二“吏部郎中、员外郎”条对此有所记录,正月十五是一天假期。日本学者仁井田陞《唐令拾遗》把这个内容标示为“开元七年”“开元二十五年”,意为从七年到二十五年唐令都是这个内容。敦煌文书《唐天宝年代国祭、诸令式等表》,其中的假宁令内容,与《唐六典》一致,正月十五也是放假一日。敦煌文书《大唐新定吉凶书仪》,记录了三元日的假期情况,写作“右件上中准令格各依假三日,下元日,休假一日”。这说明,天宝三载的正月十四、十五、十六日燃灯放假,后来修订为正式的法律形式。这其实是“永以为例程”的含义。根据《天圣令》,到了宋朝,正月十五放假三日。但是,就在唐玄宗时期,正月十五已经升为三天假期。由此可知,宋代的元宵三日假期,是继承唐朝的。

据《唐会要》天宝三载十一月敕:“每载依旧正月十四、十五、十六日开坊市燃灯,永为常式。”《旧唐书》记载内容基本一致,多出一个发布日期。玄宗于天宝三载十一月“癸丑,每载依旧取正月十四日、十五日、十六日开坊市燃灯,永以为常式”。两书中都有“依旧”一词,让人感觉到此前已经是三天假期,但是没有成为“常式”,而这次从法律上确定了三日假期的地位。

唐朝的法律即律令格式。法令,是国家意志的体现,法令的承认就是国家的正式承认。正月十五的节日活动,早期记忆已经十分模糊。大约在南北朝时期成为地方节日,长安的正月十五节日活动,应该是受到外地影响,就时间而论,根据隋朝柳彧的说法是“近代以来”。正月十五作为节日,来自民间与社会的推动是主要的,相对而言,朝廷与皇帝的加入是滞后的,但是他们作为国家节日的升级却发挥着关键作用。长安因此变得很重要,没有长安民众的欢迎,就很难获得国家主政者的关注,没有这些政治上有一定能量的人群的支持,就不可能国家化,不可能给予法律地位。用“令”的方式规定国家节日,节日因此成为国家行为,这既可以称作“律令化”,也可以称作“国家化”,是研究古代节日文化的重要方面。

(摘自《天津日报》)

基建施工开始,地面千年冻土似钢铁般坚硬,要挖掘、浇灌“南极屋”的27个房基底座无法按时完成。海军又组成4个突击队,经过25天轮番攻坚,长城站主体工程完成。外国科考队员盛赞“中国创造了神话般的南极速度”。

经历45天奋战,长城站胜利完工,功能俱全,不亚于外国科考站,便将原计划的“夏季站”改变为“全年站”,在南极建站史上再创“一步到位”的奇迹。

五星红旗在南极上空飘扬

1985年2月20日,长城站举行落成典礼,考察站主楼、落成典礼的横幅和出席典礼国家的国旗交相辉映,十分醒目。国内外科考队员拥向长城站,成为乔治岛历史上最喜庆的日子。

编队副总指挥赵国臣一早来到长城站旗杆前,数次拉动旗绳试验升旗过程。他激动地说:“保证国旗升上长城站,是我光荣、最重要的任务。”

上午10时整,中外来宾全体起立,在国歌声中,目光凝聚在缓缓升起的五星红旗上。当红旗升到顶部,一片宁静。有人高喊:“南极,中国来了!祖国万岁!”这反映了大家的期盼和心声,迎来一片欢呼声,不少队员喜悦而立。

我国首次南极科考,历时142天,航程48952公里,时间之长,环境之复杂,航海史上罕见。经历长时间颠簸和超强度劳动,难免发生一些不测。当听说船上随带了几个冰冻亡友的“大口袋”,大家不以为然,坦诚豪言:我们在大洋中死亡,就按照海军习惯进行“海葬”,如在南极陆地逝世就地深埋,写上“中国人”3字即可。

确实,在南极期间伤病不断,共动手术10例,其中急性阑尾炎2例,胃穿孔并发弥漫性腹膜炎1例,严重手指外伤1例,泌尿系统结石1例,但都得到及时处置,很快痊愈。而且病房收住了13人,却无人感冒发烧。所以,大家戏言:“南极无菌不生病,要动手术来南极!”(摘自《大连日报》)



晏子 (小说连载)

范平平/著

原来国君齐灵公晏环,因为国泰民安,平日闲暇无事,与后宫粉黛玩得腻烦,一日竟突发奇想,下令宫中女子全穿男装取乐。妃嫔们也正无聊得不知如何消遣,得了灵公的命令,竟都拍手称快。于是,一夜之间,原来充斥宫中的长腰绣襦、粉面云鬓齐刷刷地变成了男子装扮。灵公的宠妃子把原来极力要描细的长眉也涂得又粗又浓。她们竟模仿着男人的举手投足,做出种种不男不女的姿态来,齐灵公看了非常开心。从此王宫之中女扮男装之风大兴。更让齐灵公始料不及的是,这一风气竟像一场流行感冒一样迅速蔓延开来,举国上下的女子竟都以着男装为乐。而那些无所事事、一贯喜欢惹是生非的王公贵族家的公子哥们则乘机在街上胡作非为,调侃那些男装的女子。一时间,临淄城中弄得乌烟瘴气。大夫晏弱,即晏子,也就是我们本书的主人公晏婴的父亲,向灵公进谏说:“大王,男女有别。像这样女人乱穿男人的衣服,乾坤混淆,违

奇想,说道:“大王若是涂了胭脂,抹了粉,梳了云髻,再穿了女儿装,那一定更好玩。”此言一出,众妃子纷纷拍手赞成。于是妃嫔们大呼小叫地簇拥着灵公进入寝宫的卧室,把灵公的衣服脱去,给他换上艳丽的女装。然后将灵公按在梳妆镜前,七手八脚地给他涂脂抹粉,描眉画眼,将头发梳成蓬松的云髻。妃子们爆发出一阵阵欢笑声。待装束完毕,灵公学着女人的样儿摇摇摆摆地扭着,惹得众妃嫔众宫女们突成一团,大家都拍手叫好,热闹非凡。

草坪的角落里,灵公的几个儿子,公子杵臼、公子牙等趴在地上,头拱在一起斗蛐蛐。宫中一阵一阵的喧闹引起了他们的注意。杵臼爬起来侧耳听了听,说:“怎么这么热闹,莫不是来了杂耍?走,看看去。”于是哥儿几个便顺着笑声跑去。杵臼看到他的母亲鲁姬,还有公子牙的母亲仲子也正向戏子那里走去。

杵臼来到门前,藏在另一边,向其他人摆摆手,哥儿几个都依次悄悄躲在墙下。杵臼往里一看,正看到一个人在走廊里扭扭地走着,笑得廊下的妃嫔们叫的,跳的,拍手的,捂着肚子完着腰喘不上气来的,好不热闹。公子牙眼尖,指着父王对哥儿几个说:“那是父王。”喜得杵臼

倒在地上打滚,一边还咧咧:“哎呦呦,好玩好玩,父王可真会玩。哈哈哈哈哈……”公子牙叫道:“我们也回去去女人的衣服玩。”“好!”其余的人立刻一哄而散。

杵臼回到自己的房中,让伺候他的侍女拿出她们的衣服来穿上。侍女感到纳闷,禁不住问:“公子,怎么了?有什么事吗?”杵臼不耐烦地说道:“别管那么多,给我穿上就是。”侍女们只好遵命。她们一边给他打扮,一边偷愉地乐。等打扮完毕,杵臼活脱脱变成了一个胖胖丫头,只是衣服有点肥。几个侍女望着他那憨态可掬的样,实在控制不住,笑得弯了腰。这时,门外忽然闯进一个俊俏丫头来,八九岁的模样,眉清目秀。开始谁也没认出来,等她连蹦带跳地跑到杵臼面前,并且拉扯着杵臼的衣服叫起来,大家这才认出原来是公子牙。公子牙本来就生得瘦小,面目又清秀,这一穿上女装,又加上精心打扮,简直比女孩子更像女孩子,不像杵臼,胖墩墩的,脸上擦了一层厚厚的粉还盖不住满脸的疙瘩。侍女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,只是感到好玩。杵臼和公子牙笑着闹着跑开了出去,碰到其他几个已经换了女装的公子,他们一块叫嚷着跑走了。

(2)